

福建省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模式创新研究

管雨欣 王园

(集美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福建厦门 361021)

【摘要】发展农村电商是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提出的新型精准扶贫脱贫方式,对促进农村经济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福建省为研究对象,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研究2014-2020年福建省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的耦合机制,结果表明福建省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在0.456-0.601之间,目前已进入磨合阶段,并呈现缓慢递增趋势,已经向着良性互动方向发展,但仍具有较大提升空间,需进一步深度融合和互动协调发展。根据各地区耦合特征,结合自身资源禀赋条件因地制宜,提炼出适合福建乡村振兴的模式创新和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电商;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模式创新

【中图分类号】 F3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2949(2022)08-0126-07

DOI:10.19463/j.cnki.sdjm.2022.08.014

引言

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党中央不断推出具有针对性的战略方案,坚定目标打赢脱贫攻坚战。在乡村振兴战略指导下,“互联网+”农村电商精准扶贫脱贫的模式为农村贫困地区带来了新的机遇,从生产车间的建立到产品的物流运输过程,农村电商体系正在逐步形成。2014年国务院扶贫办将“电商扶贫”正式纳入扶贫的政策体系,并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2015年商务部等提出加快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意见。2018年商务部提出进一步突出扶贫导向,全力抓好电商扶贫政策,将贫困村、贫困户作为电商扶贫的服务重点。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电商扶贫,即将“互联网+”与“精准扶贫”深度结合,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信息优势,助推扶贫工作开展。2021年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八百三十二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十二万八千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提前十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扶贫目标,历史性地

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类扶贫史上的奇迹。

福建省作为改革开放东南沿海省份,乡村振兴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截至2020年底,福建有已脱贫但不够稳定的群众共4557户14157人,以及受疫情影响有返贫风险的群众共2614户9439人。在优势特色农产品资源丰富的福建省,农村电商发展水平在全国领跑。2021年上半年福建省农产品网络销售额183.4亿元,位列全国第5位,同比增长8.3%。目前福建省拥有441个淘宝村、153个淘宝镇,分列全国第6位和第5位。

2020年农业农村部在全国开展“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试点工作,福建安溪、永春、福安、古田、平和等五大农业县入选试点县名单,标志着福建电子商务发展及农村电商助力精准扶贫工作走向新台阶。福建省紧跟着出台省级实施方案,提出推进“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到2020年底基本实现每个涉农县培育1-3个重点优质农产品,形成一条产销一体化农产品电商供应链,全省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年均增长10%,为帮助贫困地区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解决农产品滞销等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2021年福建宁德、福

基金项目:集美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省级)(202110390065Z);福建省本科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一般项目(FBJG20200177)

作者简介:管雨欣(2001-),女,江西上饶人,本科生,研究方向为农村电子商务;王园(1980-),女,山东无棣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技术经济及管理、区域发展与管理。

文章著录格式:管雨欣,王园.福建省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模式创新研究[J].时代经贸,2022(8):126-132

建塘前乡、厦门洪塘村入选为乡村振兴示范案例，各地级市根据村落的文化和资源等特点，进行精准扶贫脱贫，实现贫困农村到乡村振兴的转型。

福建省各级政府坚持贯彻精准扶贫的理念，鼓励各县域发展农村电商，支持建设电商创业园和电商扶贫基地，并对电商交易额高、电商产品流量高的县域给予省级农村电子商务示范县的称号，同时鼓励物流企业积极投入至农村电商物流建设当中，完善农村电商物流服务和仓储配送基地。福建省实施精准扶贫脱贫战略，研究不同区域特色，大力扶持发展贫困地区实现精准扶贫脱贫。例如，三明沙县大力发展沙县小吃产业，通过开展培训课程，实现贫困人口就业脱贫；乐县白莲镇设立就业扶贫车间，为贫困居民解决就业问题，并创建“春捡茶叶、夏挑花生、秋组零件”就业套餐。

福建农村电商的发展让经济落后的地区摆脱了贫困，同时也推动了福建整体经济的发展，但是仍然存在信息不对称、不够普及、差异化明显、规模较小等问题。受疫情影响，农产品销售受阻，农村集体经营的收入减少，给贫困农村居民带来巨大的生活压力。目前全国农村电商发展速度较快，市场竞争激烈，福建省如何保持现有农村电商市场并进一步扩大市场，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作为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经济发展手段的一大创新，农村电商发展是否与乡村振兴存在着一种耦合协调发展关系？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的因果关联？本文试图探究福建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关联效应，探索农村电商的发展对于乡村振兴的有效程度，总结出适合福建农村电商发展的模式和路径。通过对电商助农模式的研究，找出并补齐其中的短板，探索出更具有多样性的农村电商发展模式，对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借鉴参考。

文献综述

乡村振兴战略与脱贫攻坚密不可分，乡村振兴战略遵循分阶段分步骤实施，从摆脱贫困、维持现状、逐步到稳步致富，实现乡村振兴转型。张强等（2018）提出控制乡村就业率低、人口老龄化加剧等问题才能使乡村减缓衰败速度，逐步走向复兴。国外反贫困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如何解决城市贫困，包括利用互联网通信和信息技术等进行网络扶贫等方面的研究。我国的贫困问题则

普遍广泛存在于农村地区，电子商务成为我国特有的农村减贫扶贫的重要手段。从我国电商城市转向农村发展的趋势可以看出，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交互流动，是提高乡村振兴发展速度的关键点。2011年汪向东最早根据对“沙集模式”的研究提出电商扶贫的理念，并系统阐述电商扶贫的内涵、形式和必要性，此后吸引众多学者对电商扶贫的兴趣和关注。在电商迅速发展的这几年间，我国大力出台了相关政策，不断扩大电子商务进农村的覆盖面。尤其是快速涌现的各类“淘宝村”“电商村”，通过电商的现代营销途径将贫困地区的特色农产品进行开拓和培育，做到“农产品进城”，从而实现农村电商发展的“自我造血”，充分展示了贫困落后地区借助互联网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巨大潜力。根据全国各地开展电商扶贫的经验，陆续涌现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电商扶贫案例与经验，如甘肃陇南模式、江苏睢宁沙集模式、贵州铜仁模式、广东揭阳军埔模式等。以这些模式为代表的电商扶贫不断得到创新与应用，成为拉动农村经济、助力相对贫困缓解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一支新兴力量，不仅为县域经济增长带来全新动力源，也为融合农村电商与相对贫困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国内学者对各地的电商扶贫经验及模式进行了研究总结，具有鲜明特色的有：四川少数民族“融媒体+”电商模式、重庆秦巴山区、武陵山区电商扶贫模式、江西于都模式、宁夏模式、安徽砀山模式、浙江省“赶街模式”等。周丽梅（2019）指出我国农村电商表现出市场竞争格局、电商业态、电商渠道与经营活动等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并提出从特色商品培育、电商经营主体培育、电商经营渠道优化、基础设施体系健全和综合服务平台完善等方面促进我国农村电商多元化发展。邓琳佳（2021）指出农村电商发展的本土化，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加快农村信息化转型。李振林、张长宝、李佳、刘真、达赛日等学者认为，发展农村电商需要具备良好的基础设施、健全的物流体系、电商人才储备以及可靠的平台。范娜娜、李爽等从农村电商的发展历程、发展模式、发展潜力展开系列研究。丁雨杉（2019）等以福州和泉州两地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两地农村电商的发展情况。黄福高（2021）等对农村电商扶贫作用的持续性进行探讨，提出发挥电商扶贫持续性的意见。李小斌（2021）等以湖南农村电商人为研究对象，对湖南农村电商人的情况进行充分的调研，提出农

村电商精准扶贫人才的培养策略方案。农村电商对于农村扶贫的意义重大，多数学者对电商扶贫持肯定观点，认同二者存在相互促进关系，但电商扶贫为贫困人口提供低成本创业途径的同时，也受到模式政策定位、诸多约束性因素、行为异化等多重影响。对此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一些不同的见解，他们认为农民电商扶贫意识不足，大多是被动性参与，参与电商扶贫的能力不足，对电商扶贫政策的整体满意度不高等问题成为困扰农村电商扶贫工作推进的痛点。

上述观点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为促进农村电商扶贫健康稳步发展提供了不同的观察视角。然而，农村电商是否能够有效促进农村脱贫？电商扶贫机制能否得到实证结论的有力支持？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通过构建农村电子商务与乡村振兴系统的评价体系，采用物理学中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福建省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评估，并针对福建当前的省情提出对策建议。

农村电子商务与乡村振兴系统的耦合建模

(一) 数学模型

1.主成分分析法。假设原始数据矩阵为X，系数矩阵为Y，其中 y_{ab} (a, b=1, 2, ...m)为原始变量的相关系数。

$$X = \begin{pmatrix} x_{11} & x_{12} & \dots & x_{1m} \\ x_{21} & x_{22} & \dots & x_{2m} \\ \dots & \dots & \dots & \dots \\ x_{n1} & x_{n2} & \dots & x_{nm} \end{pmatrix} \quad (1)$$

$$Y = \begin{pmatrix} y_{11} & y_{12} & \dots & y_{1m} \\ y_{21} & y_{22} & \dots & y_{2m} \\ \dots & \dots & \dots & \dots \\ y_{m1} & y_{m2} & \dots & y_{mm} \end{pmatrix} \quad (2)$$

特征值与特征向量计算公式如下：

$$|\lambda E - R| = 0 \quad (3)$$

累计方差贡献率计算公式如下：

$$G(m) = \frac{\sum_{k=1}^m \lambda_k}{\sum_{k=1}^m \lambda_k} \quad (4)$$

主成分载荷计算公式如下：

$$l_{ab} = \sqrt{\lambda_a} e_{ab} \quad (5)$$

综合系数等于各成分系数乘以各成分方差贡献率的和。权重等于对应综合系数除以各因素综合系数之和。

2.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为了形成有机评估体系，采用极差法将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数据标准化计

算过程如下。正向指标公式：

$$x'_{ijk} = \frac{x_{ijk} - x_{k \min}}{x_{k \max} - x_{k \min}} \quad (6)$$

负向指标公式：

$$x'_{ijk} = \frac{x_{k \max} - x_{ijk}}{x_{k \max} - x_{k \min}} \quad (7)$$

其中 x_{ijk} 表示第i年、第j个城市、第k个指标。 $x_{k \min}$ 表示第k个指标的最小值， $x_{k \max}$ 表示第k个指标的最大值。

农村电商综合评价指数公式：

$$f(x) = \sum_{i=1}^m a_i x'_{ijk} \quad (8)$$

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指数公式：

$$g(x) = \sum_{i=1}^m b_i x'_{ijk} \quad (9)$$

其中， a_i 表示农村电商系统中各指标的权重， b_i 表示乡村振兴系统中各指标的权重。

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度公式：

$$C = \left\{ \frac{f(x) \times g(x)}{\left[\frac{f(x) + g(x)}{2} \right]^2} \right\}^{\frac{1}{2}} \quad (10)$$

耦合度的值反映了两系统之间的关系及发展状态，耦合度越高说明系统之间互相制约互相依赖的程度越高。

综合评价指数公式：

$$T = \alpha f(x) + \beta g(x) \quad (11)$$

其中 α 取0.5， β 也取0.5，表明两个系统重要性相同。

耦合协调度公式：

$$D = \sqrt{C \times T} \quad (12)$$

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可以反映这两个有关联的系统是否是良性耦合。借鉴何玲玲等（2020）和陈菲（2020）的成果，将耦合协调度的结果划分为5个等级进行评判，划分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耦合协调度评判标准

序号	耦合协调度区间	协调等级
1	$1 \geq D > 0.8$	优质协调
2	$0.8 \geq D > 0.6$	良好协调
3	$0.6 \geq D > 0.4$	中级协调
4	$0.4 \geq D > 0.2$	中度失调
5	$0.2 \geq D > 0$	严重失调

表2 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的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指标性质
农村电商	基础指标	农村投递路线长度(单程)	公里	正向
		移动电话用户	万户	正向
	经济指标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亿元	正向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正向
	规模指标	淘宝村数量	个	正向
		快递业务总量	万件	正向
乡村振兴	人民生活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万人	负向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正向
	资源环境	全社会机动车拥有量	万辆	正向
		公路通车里程	公里	正向
	社会福利	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万元	正向
		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	万人	正向

(二) 数据来源及评价指标体系

依据指标构建的系统性、可行性、动态性原则,选取六个一级指标和十二个二级指标,构建农村电商和乡村振兴两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结果如表2所示。为确保数据分析结果的有效性,选取2014-2020年期间的时序序列样本数据,具体数据来源于《福建统计年鉴》《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及福建省各地级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其中,农村投递路线长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移动电话用户、快递业务总量、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社会机动车拥有量、公路通车里程、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数据来源为《福建统计年鉴》及各地级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淘宝村数量来源于阿里研究院《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其中,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建议》,国家支持扩大失业保险的覆盖面,避免失业人员出现返贫,因此将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这一指标性质定义为正向指标。

(三) 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系统的发展指数测度

1. 各级指标权重的计算。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权重计算,各指标权重的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指标权重

系统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权重
农村电商	基础指标	农村投递路线长度(单程)	公里	正向	0.1736
		移动电话用户	万户	正向	0.1915
	经济指标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亿元	正向	0.133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正向	0.2027
	规模指标	淘宝村数量	个	正向	0.1380
		快递业务总量	万件	正向	0.1610
乡村振兴	人民生活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万人	负向	0.1344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正向	0.1546
	资源环境	全社会机动车拥有量	万辆	正向	0.1847
		公路通车里程	公里	正向	0.1582
	社会福利	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万元	正向	0.1849
		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	万人	正向	0.18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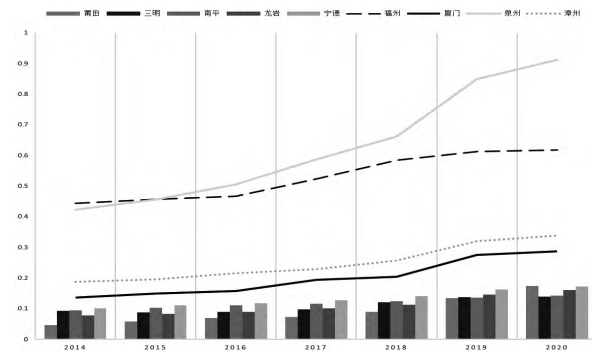
2. 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由农村电商综合评价指数公式(8),计算得到福建各地级

市2014-2018年农村电商综合发展指数,结果如表4和图1所示。

表4 2014-2020年福建各地级市农村电商综合发展指数

地级市	年份							年均值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地级市均值	0.178	0.189	0.203	0.228	0.255	0.308	0.327	
福州	0.443	0.457	0.467	0.523	0.584	0.612	0.617	0.529
厦门	0.137	0.15	0.157	0.194	0.203	0.275	0.288	0.201
莆田	0.047	0.058	0.07	0.074	0.089	0.134	0.174	0.092
三明	0.093	0.089	0.091	0.098	0.122	0.138	0.139	0.11
泉州	0.422	0.456	0.505	0.587	0.661	0.849	0.912	0.627
漳州	0.188	0.196	0.215	0.228	0.257	0.32	0.339	0.249
南平	0.095	0.103	0.112	0.116	0.125	0.137	0.144	0.119
龙岩	0.078	0.084	0.089	0.101	0.114	0.146	0.161	0.11
宁德	0.102	0.111	0.119	0.128	0.141	0.162	0.172	0.134

图1 2014-2020年福建省各地级市农村电商综合发展指数变化趋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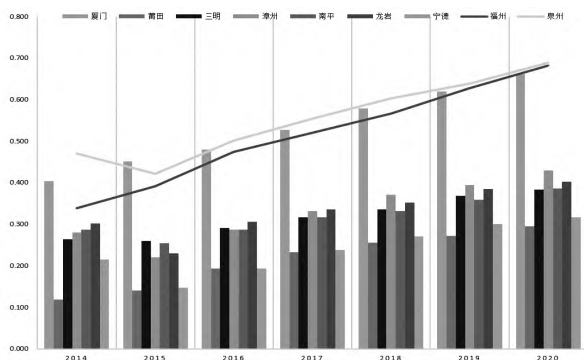
由表4和图1可以看出,福建各地级市农村电商发展指数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各地级市年均值发展趋势也呈现稳步上升趋势。2019年福建省整体农村电商迅速发展,同比增长20.74%,其中泉州及福州农村电商发展表现最为突出,连续七年保持领先地位。2018-2019年福建农村电商综合发展上升趋势明显,2019年福建省以“电子商务进农村”为主要工作目标,大力推进农村电商的发展,实现网络销售额排名全国第三。受疫情影响,2020年福建农村电商发展速度趋缓。

3. 农村电子商务与乡村振兴系统的发展指数。由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指数公式(9)得到各地级市2014-2020年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指数,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2014-2020年福建各地级市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指数

地级市	年份							年均值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地级市均值	0.298	0.28	0.335	0.375	0.408	0.441	0.472	
福州	0.34	0.391	0.475	0.52	0.566	0.628	0.682	0.515
厦门	0.404	0.451	0.481	0.528	0.579	0.62	0.661	0.532
莆田	0.119	0.141	0.194	0.232	0.257	0.272	0.295	0.216
三明	0.265	0.26	0.292	0.317	0.336	0.368	0.383	0.317
泉州	0.471	0.421	0.502	0.555	0.603	0.638	0.689	0.554
漳州	0.281	0.221	0.287	0.332	0.371	0.395	0.43	0.331
南平	0.287	0.255	0.287	0.317	0.332	0.36	0.386	0.318
龙岩	0.303	0.23	0.306	0.336	0.353	0.385	0.403	0.331
宁德	0.215	0.147	0.194	0.238	0.271	0.301	0.317	0.241

图2 2014-2020年福建省各地级市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指数变化趋势图



由表5和图2可以看出，福建各地级市乡村振兴发展指数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各地级市年均值发展趋势也稳步上升。相比于农村电商，乡村振兴地级市之间差异较小。2015年福建省贫困发生率为1.82%，相较于西部地区，福建省提前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但由于福建省贫困人口分布较为分散，多山的地势也加大了扶贫工作的难度。自2018年福建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增长3.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5%，乡村振兴战略实现良好开局，至2019年底福建省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全部脱贫。

（四）福建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系统的耦合协调分析

1. 福建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系统的耦合度。由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度公式（10）计算得到2014-2020年各地级市耦合度，结果如表6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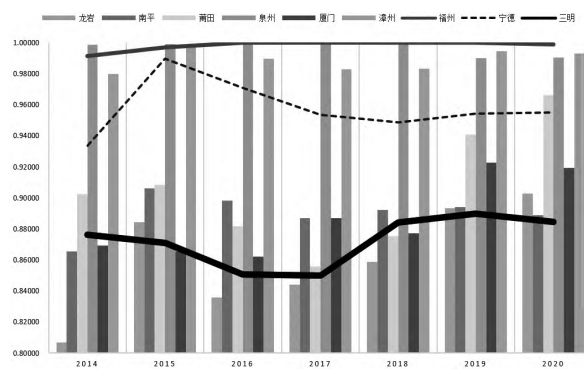
表6 2014-2020年福建各地级市农村电子商务与乡村振兴系统的耦合度

地级市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福州	0.99117	0.99702	0.99997	1	0.99988	0.99991	0.99873
龙岩	0.80687	0.88421	0.83582	0.84386	0.85878	0.89346	0.90291
南平	0.8655	0.90612	0.89806	0.88688	0.89207	0.89388	0.88885
宁德	0.93371	0.9898	0.97076	0.95353	0.94858	0.95433	0.95502
莆田	0.90232	0.90833	0.88149	0.85551	0.8751	0.94091	0.96642
泉州	0.99851	0.99922	1	0.9996	0.99893	0.98993	0.9903
三明	0.87629	0.8711	0.8506	0.84987	0.88402	0.88975	0.88442
厦门	0.86937	0.86537	0.86212	0.88707	0.87712	0.92268	0.91917
漳州	0.97997	0.99823	0.9896	0.98268	0.9834	0.99461	0.99292

由表6和图3可以看出，福建省各地级市整体耦合水平都较高，随着时间的增加呈现出平稳的发展趋势，但各地级市之间的差异在不断缩小，表明福建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福州、泉州、漳州三地耦合度相较于其他地级市水平更高，从2014年开始就呈现出高水平耦合度，三地开启农村电商扶贫的时间较

早。泉州在2019年有所下降，但仍然是高水平耦合状态。龙岩的整体耦合度不断上升，从2014年的0.80687提高至2020年的0.90291，提高0.09604。龙岩是拥有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县较多的城市之一，充分发挥电子商务示范县的作用，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效果明显。

图3 2014-2020年福建各地级市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系统的耦合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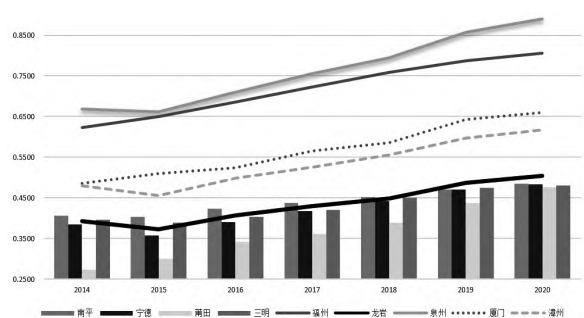


2. 福建各地级市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由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公式（12）计算得到2014-2020年福建各地级市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2014-2020年福建各地级市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系统的耦合协调度

地级市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福州	0.6230	0.6502	0.6862	0.7223	0.7585	0.7874	0.8055
龙岩	0.3919	0.3726	0.4065	0.4294	0.4476	0.4872	0.5047
南平	0.4068	0.4029	0.4234	0.4382	0.4517	0.4711	0.4853
宁德	0.3848	0.3574	0.3897	0.4179	0.4417	0.4703	0.4835
莆田	0.2735	0.3006	0.3411	0.3620	0.3890	0.4371	0.4762
泉州	0.6678	0.6621	0.7095	0.7554	0.7946	0.8578	0.8904
三明	0.3957	0.3895	0.4033	0.4203	0.4501	0.4744	0.4807
厦门	0.4851	0.5100	0.5244	0.5659	0.5859	0.6427	0.6603
漳州	0.4791	0.4559	0.4986	0.5248	0.5559	0.5963	0.6176

图4 2014-2020福建各地级市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图



由表7和图4可以看出，福建省各地级市整体耦合协调度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5195，处于中级协调水平。除福州、泉州、厦门、漳州外，其

余地级市之间的差异不断缩小,但是仍然与优质协调有较大差距。2014年福建省耦合协调度为0.4564,2020年上升为0.6005,由中级协调上升为良好协调。福州2014年就处于良好协调的状态,在2020年达到优质协调。泉州在2014年处于良好协调状态,在2019年达到优质协调。福州与泉州两地对农村电商和乡村振兴的重视程度较高。泉州拥有的淘宝村数量截止2020年共238个,位于全国前列。福州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均值达839.529亿元,位于福建省第一,农产品的高产值也反映了整体农村的贫困程度较低。龙岩、南平、宁德、莆田、三明在2014-2016年间整体呈现出中度失调状态,耦合协调度为0.3759,2020年五地的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4861,为中度协调,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的发展正在处于过渡阶段。厦门在2019年达到了良好协调。厦门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农村贫困人口较少,2014年厦门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仅0.69万人,是全省最低。因此厦门乡村振兴的任务并不艰巨,其余因素的波动也易影响乡村振兴的效果。漳州在2020年达到良好协调。漳州2020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达7.68万人,是全省最高,但漳州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均值位于全省第二,仅次于福州,意味着漳州适合发展农村电商,因此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逐年上升。

结论和对策建议

(一) 研究结论

农村电商的发展空间巨大,需要解决的相关问题也会不断出现。需要充分利用农村资源,保证产品质量,结合当地特色。完善政府政策的同时,也应建设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电商相关人才。

第一,通过研究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发现,福建省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存在地级市之间差异化大、不均衡的问题。泉州是电商发展最迅速的地级市之一,其淘宝村数量之多显示出农村电商强大的力量,带来的经济增长也是显著的,因此泉州市需要进行乡村振兴的地区通过农村电商而带来的经济增长与泉州市所有农村电商经济总额度相比数额很小,分析的结果判断为二者之间的关系较小。厦门市是经济特区,沿海的地理优势带来了其他的乡村振兴方式,海洋渔业和旅游业、制造业、软件信息等行业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多方式。厦门作为东部

沿海经济发展特区,与西部地区进行了一对一扶贫协作,这也体现出厦门本身是成功的扶贫先例。

第二,除了泉州和厦门两地外,其余地级市之间也有共同之处。宁德市曾经是福建省最贫困的地方,通过对当地特色产业进行扶持,如茶叶、水厂养殖,不锈钢产业集群等,使当地摆脱了贫困。近年来宁德开始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开展的时间相对于其他地级市来说较晚,但是农村电商发展速度正在迅速提升。龙岩市的特色农产品在网上销售的初期出现了销量低的情况,成为了阻碍农村电商发展的因素之一。龙岩市的扶贫工作主要有开展乡村旅游扶贫工作、生产扶贫、科技扶贫等,其中电商扶贫也是重点扶贫方式之一。三明市的农村电商基础设施建立并不完善,物流建设受阻使得农村电商的发展速度减缓。三明市是国家扶贫改革试验区,精准扶贫的工作,需要针对不同的贫困户情况来进行调整。三明市精准扶贫方式有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帮扶扶贫、兜底保障扶贫等。漳州市目前加大力度解决村村通的问题,建设农村服务站点和物流配送中心,解决农村电商物流瓶颈问题。

(二) 对策建议

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了推动农村电商的发展,各地级市应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按照农村电商国家规划进行部署。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加大农村电商资金投入,建设一个电商氛围浓厚的环境。重点健全农村物流体系、信息基础设施,带动农村居民投入到电商产业中来,给农村居民普及与电商产业相关的知识,扩大农村电商的覆盖率。农村电商落后地区可以学习同省农村电商快速发展地区的经验,及时交流信息。

注重电商知识的普及。乡村振兴离不开农村电商的支持。贫困地区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应该走电商扶贫的道路。贫困问题的解决虽不能只靠农村电商一条道路,但是农村电商是有效的方式之一。从农村贫困居民个体的角度出发,在政府的帮助下学习电商相关知识,或是与相关电商人才合作将农村品销售出去,是直接有效的脱贫方式。农村居民可以不再外出打工,而是多了一个选择,能够留在自己的家乡、建设自己的家乡。加大农村电商精准扶贫力度,形成有目标、有方法的一对一帮扶模式。加强建设贫困县城的产业基础,提高农产品质量,让优质的农产品吸引更多的人购买,打造出适合当

地的农村电商产业优势。

加大农村电商资金的投入。按照政策规定,对于达到一定电商销售额的个体及淘宝村给予不同程度的金额奖励。一定的资金投入才能确保电商环境的稳定,使得刚从事农村电商行业的人员能够有保障地继续从事该行业。将资金用于资源的整合,消减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以及健全农村电商产业体系。注重人才的投入,将资金用于电商专业人才的培养,建立针对农村电商的培训机制,或者用高回报吸引电商人才。对于农村居民贷款融资问题,需建设完整的贷款机制,减少农村居民创业压力。

参考文献:

- [1] 商务部办公厅.商务部等19部门关于加快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意见[EB/OL].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zcfb/zcgfxwj/202108/20210803185952.shtml
- [2]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突出扶贫导向全力抓好电商扶贫政策贯彻落实的通知[EB/OL].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zcfb/zcgfxwj/202108/20210803185970.shtml
- [3] 2021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EB/OL].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21-02-21/docikftpnny8890629.shtml
- [4]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试点工作的通知[EB/OL].http://www.moa.gov.cn/gk/tzgg_1/tz/202005/t20200507_6343288.htm
- [5]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公布“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试点县名单的通知[EB/OL].http://www.moa.gov.cn/xw/bmdt/202008/t20200826_6351001.htm
- [6] 汪向东,张才明.互联网时代我国农村减贫扶贫新思路——“沙集模式”的启示[J].信息化建设,2011(2):6-9
- [7] 汪向东,王昕天.电子商务与信息扶贫:互联网时代扶贫工作的新特点[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5(4):98-104
- [8] 倪振涛,王文会.浅析农村电商发展助力精准扶贫[J].时代经贸,2020(12):30-31
- [9] 朱燕.电商精准扶贫——互联网+农业背景下的扶贫新路径[J].经济研究参考,2017(16):76-82
- [10] 张世贵.缓解相对贫困视角下的农村电商扶贫:机制与路径[J].电子政务,2021(3):94-102
- [11] 刘禹辰,尹响.“融媒体+电商”在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中的新作用——基于四川的案例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40(5):147-151
- [12] 王胜,屈阳,王琳,余娜,何佳晓.集中连片贫困山区电商扶贫的探索及启示——以重庆秦巴山区、武陵山区国家级贫困区县为例[J].管理世界,2021,37(2):8+95-106
- [13] 陈阳山.江西于都:“电商+扶贫”的实践与探索[J].中国财政,2016(2):54-55
- [14] 王旭杰.宁夏电商扶贫政策发展路径研究[J].宁夏社会科学,2017(S1):74-76
- [15] 唐超,罗明忠.贫困地区电商扶贫模式的特点及制度约束——来自安徽砀山县的例证[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4):96-104
- [16] 雷园园,王昀,张龙.乡村振兴下农村电商发展模式的解构与重构:“赶街模式”的单案例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20(16):99-102
- [17] 郑瑞强,张哲萌,张哲铭.电商扶贫的作用机理、关键问题与政策走向[J].理论导刊,2016(10):76-79
- [18] 周丽梅.区域农村电商多元化发展的市场证据及路径建议——基于农村电商示范县的调研[J].商业经济研究,2019(22):99-102
- [19] 邓琳佳.精准扶贫下农村本土化电商发展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J].农业经济,2021(8):134-136
- [20] 李振林.浅谈农村电商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现状及对策[J].现代营销(经营版),2021(5):168-169
- [21] 张长宝.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电商发展现状及策略探析[J].山西农经,2021(18):175-176
- [22] 李佳,郑冰.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电商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的研究[J].电子商务,2020(4):15-16
- [23] 刘真.农村电子商务精准扶贫研究及对策[J].广东蚕业,2020,54(11):107-108
- [24] 达赛日.互联网视域下农村电商扶贫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乡村科技,2021,12(6):26-27
- [25] 范娜娜.可持续发展视角下“三产融合”农村电商扶贫新模式研究[J].商展经济,2021(17):133-136
- [26] 李爽.农村电商扶贫的模式及路径分析[J].住宅与房地产,2019(25):233-234
- [27] 丁雨杉,曾卉妍,江婷,王康馨.福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基于福州泉州两地调研数据的对比分析[J].知识经济,2019(34):56+58
- [28] 黄福高,凌花.农村电商扶贫对脱贫的持续性作用探讨[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中旬刊),2021(10):128-130
- [29] 李小斌,禹银艳.精准扶贫背景下湖南农村电商人才需求调研及协同培养研究[J].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28(2):59-63
- [30] 颜强,王国丽,陈加友.农产品电商精准扶贫的路径与对策——以贵州贫困农村为例[J].农村经济,2018(2):45-51
- [31] 王鹤霏.农村电商扶贫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研究[J].经济纵横,2018(5):102-106
- [32] 陆刚,孙芸莉.电商扶贫助力乡村振兴:基于河北省实践的再思考[J].当代经济管理,2019,41(8):27-33
- [33] 何玲玲,钟家慧.广西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J].南宁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1(5):60-75
- [34] 陈菲.我国电子商务与农村减贫耦合协调发展研究[D].重庆:重庆工商大学,2020
- [35] 蔡雪峰,张龙光,蔡秋玉.福建农村改革开放的历程、形势与展望[J].亚太经济,2019(6):118-124+147
- [36] 王珊珊.三明市精准扶贫实践困境与对策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9
- [37] 李璐.互联网环境下电商扶贫的减贫效应及对策研究[D].南昌:江西农业大学,2018